

銷魂詞選

范煙橋新著



上海中央書局
印行

導 指 學 文

選 詞 魂 銷

編 著 趙 范

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

銷魂詞選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



編著者	范煙橋
校訂者	時孟鄰
出版者	上海中央書店
印刷者	上海中央書店

總發行所上海中央書店

四馬路
世界里

分發行所各省世界書局及各大書局

序言

什麼是詞？詞從什麼東西演變而來的？這是詞學上的重要問題，不是在這部書所能解答的。這部書有什麼意義？我可以引王灼碧雞漫志的一段話來作引子，他說：

蓋隋以來，今云所謂「曲子」者漸興，至唐稍盛，今則繁聲淫奏，殆不可數。古歌變爲古樂府，古樂府變爲今曲子，其本一也。

曲子就是詞的前身，所謂「繁聲淫奏」既然成了曲子的特質，那麼詞的大概也可以推想了。所以展開詞人的集子來讀一遍，總是充滿着熱烈的兒女之情，或者也可以說，沒有這種風味的詞，不會引起讀者快感和同情的。雖是蘇東坡的「大江東去」，辛稼軒的「千古江山」和漢高祖的大風歌，魏武帝的「短歌」一般的悲歌慷慨，也爲詞的批評家所欣賞。但這樣的詞，實在不多，還是那「繁聲淫奏」的占着最大多數。宋代幾個大政治家，都有側豔詞，像愛國愛民的歐陽修，有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；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，不見去年人，淚滿春衫袖」的一首幽期密約的生查子，才兼文武的寇準，有「柔情不斷如春水」的夜度娘曲。胸中有十萬甲兵的范仲淹，有「愁腸已斷無由醉，酒未到，先成淚，殘燈明滅枕頭欹，語盡孤眠

滋味」的御街行。風骨峻峻的司馬光，有「相見爭如不見，有情還似無情」的西江月。宋代理學，不能遏制詞人的性的熱情，也是一樁奇事。詞的所以永遠成爲「繁聲淫奏」，也是因着貴族階級，都把這一類的特質，發揮光大，所以到了後來，差不多成了詞的普通性。沒有這種普通性，就不能認爲一首好詞了。

在當時，自然受過一般人的抨擊的，東軒筆錄說：

王安國性亮直，嫉惡太甚。王荊公初爲參知政事，閒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：「爲宰相而作小詞，可乎？」平甫曰：「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，顧其事業，豈止如是耶？」時呂惠卿爲館職，亦在坐，遽曰：「爲政必先放鄭聲，兄自爲之乎？」平甫正式曰：「放鄭聲，不若遠佞人也。」呂大以爲議己，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。

但到底有許多援「孔子不刪鄭衛」的例，不加苛責。所以詞終究得到春風的嘘拂，常在溫馨的懷抱裏滋榮着。

在男子爲中心的社會裏，男子所作的詞，男子的詞裏所發洩的熱情，是虛偽的，是粉飾的，是勉強的。深刻的說一句，多少總含有一點侮辱性的。我們要尋覓真的熱情，非到富有情感的女子，的詞裏去找不可。女子在男子中心的社會裏，處處受男子的操縱，壓迫，欺騙，藐視。伊們有的是屈服，有的是抵抗，無論是屈服，或者是抵抗，都應有一種對於性的發洩。經過多愁善感的陶冶，自然

一字一句都是以迴腸盪氣了，所以我所選的女子詞，題名「銷魂」。秦觀的滿庭芳詞：

「……銷魂當此際，香囊暗解，羅帶輕分，漫贏得秦樓薄倖名存。此去何時見也，襟袖上空染啼痕……」

銷魂的意義，當然不祇江淹所說的「惟別而已矣」了。楊蓉裳序納蘭容若詞：

「……淒風暗雨，涼月三星，曼聲長吟，輒復魂銷心死……」

這幾句話，比較的可以認識得詞的真意義。我現在所選的詞，當然是「魂銷心死」的程度，要比容若的詞加上幾倍，那麼這個書名，題得還不算失當罷。

宋代自然是詞的黃金時代。但宋代女子詞，寥寥可數，幾闕有名的詞，早已膾炙人口，經過許多選家的採錄了。明清兩代女子的詞，也非常發達。這時候曲和彈詞，也登上了女子文壇。楊升庵（慎）的懋室黃夫人就有赤裸裸地描寫性欲的曲：

實指望花甜蜜就，誰承望雨散雲收，因他俊俏我風流，鼻凹兒裏砂糖水，心窩兒裏酥合油，餵不着空把人拖逗。

那部夫婦散曲裏，可以看到夫唱婦隨之樂，比趙松雪和管夫人還要熱烈而一無掩飾。吳江諸葉，因着天寥道人（紹遠）的領導，家庭裏充滿了文學的空氣，差不多人人有集。尤其是詞，都寫得

出色。清初幾部有名的彈詞，都是出於女子之手，雖是藝術上不及詞的高深，但至少也有一點詞的薰陶。袁隨園（枚）陳碧城（文述）廣收女弟子，又造就不少的女作家。雖然袁門詩人爲多，到底文學給與女子一個很大的樂園，任伊們自由自在的掉臂遊行了。所以我所選的「銷魂詞」以明清兩代爲多。

自從新文化運動振起以後，女子文學自然也起了軒然大波。無拘無束的新體詩，極端的發達，有規律有格局的詞，如何不遭厭棄呢！只有幾位沈浸在文學的陳酒裏的女詞人，還在「平上去入」的推敲，斟酌，可是也寥寥可數了。所以生存的近代女子的詞，實在選的很少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實。

詞的生存，在中國的文壇，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，除掉幾個已經傳名的作家以外，浮沈在人的印象中的，能有幾人？伊們一生心血的結晶，能有多少？給我選取的不過幾千分之幾，真像砂裏淘金，我不敢說選得怎樣好，但我敢說所選的，至少是作者最有真性情寄託的作品，至少可以看出一時代的女子思想，情緒，生活的一斑。所以我在這裏致一句的介紹詞：

這部書，是中國近六百年女子的呼聲。不過爲了時間的匆促，參考的書籍不充實，一定有許多謬誤，還得請有文學同嗜的讀者加以指正！

烟橋寫於珊瑚編輯室。二十二年五月

銷魂詞選目次

一	懷人	一
二	詠物	一五
三	感時	三〇
四	別緒	四〇
五	哀悼	四六
六	投贈	五五
七	題詠	六八
八	閨怨	八二
九	豔情	九六
十	無題	一一四

銷魂詞選

一 懷人

廝混在一起的伴侶，一旦作客他鄉，怎麼不引起懷念？南唐李後主降宋後，與金陵舊宮人書說：「此中日夕，只以眼淚洗面。」又作長短句云：「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，羅衾不耐五更寒，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餉貪歡。獨自莫凭欄，無限關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」情意淒惋，真有無可奈何的景況。女子懷念伊們的伴侶，如何情緒呢？我們看了下面的幾闕詞，可以明白伊們的心理和男子正有相同的况味呢。不過女子是素性矜持的，除掉懷念兄弟姊妹，丈夫，女友以外，其他絕對不敢形諸筆墨的。中國婦女文學，沒有一首懷念戀人的詞，正是一個大缺陷。

玉蝴蝶 思張倩倩表妹

沈宜修

沈宜修字宛君，明吳江人。山東副使琬的女。主事葉紹袁的妻，有《鷓鴣吹集》。

離地流光驚換，畫闌一帶，烟柳初齊，乍暖輕寒，庭院盡日簾垂。送愁來，數聲啼鳥，牽夢去，幾樹游

絲憶當年情含寶帳未解春思。堪悲！盈盈極目，幾多江水，隔若天涯。恨結丁香，也應還自怪香基。漫思量，花前舊約，空招悵，虛負芳期。又誰知？夜窗魂斷，曉鏡低眉。

上半闕的結句，揣摩少女的心情，狠幽默而尖銳。

醉公子 憶夢中美人

沈靜專

沈靜專，字曼君，明吳江人。宛君的妹，吳適之的妻。因境遇的困阨，做的詩詞，都滿含着淒涼之音。有適草。

無意拈花片，有恨拋針線。細想夢中人，芳姿記未真。默坐還相憶，珠淚和香滴。月色到紗窗，尋思暗抵牙。

「暗抵牙」是何等的情景？只有女子自己去體想，最夠味。

踏莎行 秋懷

周蘭秀

周蘭秀字淑英，明人。應懿的女。平湖孫愚公的妻。

葉落平沙，雲迷遠樹，山色模糊人喚渡。芙蓉笑摘上蘭橈，輕鷗驚入波心去。衰柳含烟，涼蟬咽露，年年重覓王孫路。可憐人靜玉樓空，滿庭芳草，家何處？

從芳草滿庭的「伊的家」想到「他的家」，「他的家」在何處？不必轉語，已能想象了。

「人去夢偏多，」還算「慰情聊勝於無。」

鎖窗寒 憶妹

葉執紼

葉執紼字昭齊，明虞部紹袁的長女。嫁袁氏。有言愁集。

蕭瑟西風，啼蜚滿院，轆轤聲歇。流螢暗照歸思，更深悽切，更那堪近來信稀，盈盈一水如迢迭。想當初相聚，而今難再，愁腸空結。從別數更節，念契闊情悰，驚心歲月，舊游夢繼，此恨憑誰堪說？漸江天香老蘋洲，征鴻不向愁時缺。待聽殘暮雨梧桐，一夜啼紅血。

伊的妹就是小鸞。這是伊在嫁後所作。

謁金門 秋晚憶兩姊

葉小鸞

葉小鸞字瓊章，一字瑤期，自號素夢子。紹袁的幼女。早亡。有返生香集。

情脈脈，簾捲西風爭入。漫倚危樓窺遠色，晚山留落日。芳樹重重凝碧，影浸澄波欲濕。人向暮烟深處憶，繡裙愁獨立。

「影濕」是何等靈思妙想！兩姊是執紼和小鸞。

踏莎行 過芳雪軒憶昭齊先姊

葉小鸞

葉小鸞字蕙綢，小鸞的姊，諸生沈永順的妻，有存餘草。

芳草雨乾，垂楊烟歇，鶻聲又過清明節。空梁燕子不歸來，梨花零落如殘雪。春事闌珊，春愁重疊，篆烟一縷銷金鴨。憑闌寂寂對東風，十年離恨和天說。

把上面執紈的詞參看，便見得姊妹們的相思情緒，是同一的。

點絳脣 憶瓊章姊

沈憲英

極多。沈憲英字蕙思，一字蘭支。明中書沈自炳的長女。與沈宛君爲嫡姑姪，嫁葉世倬。生平著作

簾外輕寒，謝娘風絮無人見。桃花如面，腸斷春歸燕。人去瑤臺，祇覺東風賤。花成霰，夕陽千線，烟鎖深深院。

小執紈恨着不歸來的燕，伊又恨着歸來的燕，燕也左右爲難了。

長相思 憶葉昭齊表妹

顏繡琴

顏繡琴字清音，明吳縣人。嫁分湖葉氏。

思漫漫，恨漫漫，春色芳菲取次看，閒庭花影寒。繞闌干，倚闌干，夢見雖多相見難，紅香泣夜殘。平凡的思緒，却有深刻的熱情。

謁金門 憶大姊

江瑛

江瑛字蕊珊，清甘泉人。解元江璧的妹。汪階符的妻。有綠月樓詞。

雨初歇，遠樹啼鳥聲咽。寂寂窗櫺寒怯，西風吹墮葉。又是暮秋時節，難遣別情淒切，倚檻低徊腸似結，閒階空剩月。

『西風吹墮葉』何等境界，倚檻低徊的伊，已滿覺淒涼，不知趣的『月』偏又照上了閒階，奈何奈何？

柳梢青 舊雨人遙，綠波春皺，江南草長鶯啼，正昔年聯袂時也。悵觸余懷，漫拈此解。

關瑛

關瑛字秋芙，清錢塘人。諸生蔣坦的妻。學書於魏滋伯，學畫於楊緒白，學琴於李玉峯，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女子。但爲多愁善病，後來就學佛。蔣坦爲了伊，著一卷秋燈瑣憶，伊自己有夢影樓詞三十六芙蓉詩存兩種。

楊柳風和，昔年此日，曾聽笙歌。東閣官梅，西窗畫燭，南浦烟波。無端眉上心窩，有別恨離愁許多。春去還來，愁來不去，春奈愁何！

春已可惡，愁比春更可惡，人無奈愁何，不怪，却怪春也無奈愁何。句法亦妙絕。

菩薩蠻 憶夫子

鄭蘭孫

鄭蘭孫字娛清。清錢唐人。揚州府經歷仁和徐鴻謨的妻。侍郎徐琪的母。有蓮囚室詞。
垂垂簾幕深深院。繡床風緊紅絲亂。微雨又新秋。客心愁不愁？登樓眉黛蹙。江水依然綠。酒醒一燈殘。離多夢轉難。

一般人總說離多夢易，伊偏說離多夢難，連最容易的夢也做不着，相思之苦可想。

菩薩蠻 憶外代人作

商景蘭

餘。商景蘭字眉生，清會稽人。明吏部尚書商景祚的女。清諡『忠惠』，祁彪佳的妻。有錦囊詩。

臘花香動烟中影，紗窗半掩羅幃冷。孤雁宿沙汀，寒砧夢裏聲。夢到相思地，難訴相思意。夜雨渡芭蕉，懷人正此宵。

已經夢到了相思地，却又說不出相思意，苦極！

荷葉杯 有所思

陳沅

陳沅字圓圓，一字畹芬，明武進人。有舞餘詞。

自笑愁多歡少，癡了底事情。傳杯酒一巡，時腸九迴，推不開，推不開。推不開，就不推罷！

酷相思 懷歸佩珊

馮蘭因

馮蘭因字玉芬，清南匯人。馮墨香先生的女，嫁同邑王氏。有蛟珠詞。

爲問儂愁愁有幾？道江水深猶未剪。就蓮絲剖綠，蕙心上也難拋。棄眉上也難迴避。相思看得何輕易！受盡酸辛味。待驗取癡情真與僞，衾枕也千行淚。衣袖也千行淚。

衾枕上的淚，衣袖上的淚，確是癡情的鐵證。

醉花陰 感舊懷韻珊夫人。

許珠

許珠字孟淵，號蕊仙，清諸生許簡的女。震澤吳煥的妻。有憲菰吟稿。

北舫南船弦管奏，燈月明如晝。江畔度元宵，有個人人同醉黃花候。分襟那得重相守，往事空回首。莫道不思量，百轉千迴，贏得龐兒瘦。

有白樂天琵琶行的情況。

江城子 久雨憶滌庵姊

張蕓

張蕓字采于，清長洲人。吳士安的妻。有衡棲詞。

湘簾不捲雨濛濛，鏡台封，晚妝慵。春山休染，一任淡眉峯。脈脈離情曾未慣，百里外，有人同。盈一水隔離通，思無窮，憶相逢。記得臨歧攜手話匆匆。欲倩春潮和淚點，流取去，到吳淞。

不知春潮可肯接受這個付託？

臨江仙 憶諸女伴

袁綬

袁綬字紫卿，清錢塘人。枚的孫女。吳國俊的妻。有瑤華閣詞。

記得曉妝臨寶鏡，萬梅花繞紅樓，髻雲同綰兩鬟秋。賣花聲過了，猶未捲簾鉤。鵲鼎香溫烟乍

顫，微風細揭羅幃。鸞箋拂罷檢詩籌，吟成先脫稿，贏得玉搔頭。

伊是樂天主義者，感不到什麼離愁。

錢念生

錢念生字咀霞，清常熟人。有繡餘詞。

腰如擗，眉如削，無端臂褪黃金約。燈銷暈，香銷燼，衾兒無夢，雁兒無估，悶，悶，悶。秋衫薄，秋風惡，

感秋人被秋絲縛。歸期問：「何時穩？」籤兒無據，卦兒無準，恨，恨，恨。求籤問卦，是舊時女子的別離生活，明知無據無準，還是要求，還是要問。

喜鴛鴦 有懷

陳翡翠

陳翡翠字碧珩，清吳縣人。

誰能忘得是前夜燈光，去年春色。月小時來，月高時去，夢裏還呼堪惜。半吐半吞心事，難住難留。